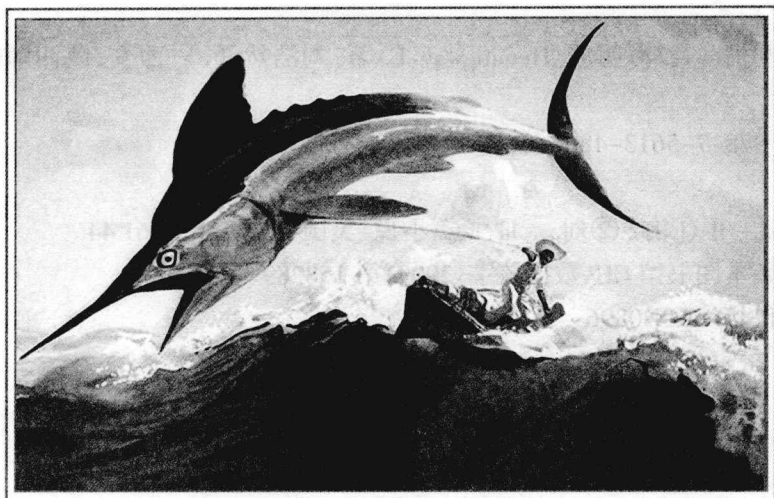




老人与海

[美]欧内斯特·米勒尔·海明威◎著



老人与海

[美]欧内斯特 米勒尔 海明威 著

刘浩然 译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人与海/(美)海明威(Hemingway, E)著;刘浩然译. —西安: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9.9

ISBN 978-7-5613-4868-0

I.老... II.①海...②刘... III.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 IV.I561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58289 号

图书代号:SK9N0896

责任编辑: 周 宏

出版发行: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(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)

邮 编: 710062

印 刷: 小森印刷(北京)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印 张: 16

字 数: 186 千字

版 次: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613-4868-0

定 价: 22.00 元

注: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联系

目 录

老人与海 / 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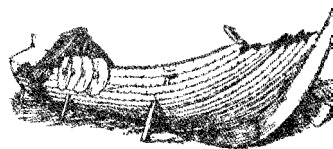
英文原文: *The Old Man and The Sea* / 77

附 录 / 181

乞力马扎罗的雪 / 182

英文原文: *The Snows of Kilimanjaro* / 213

后 记 / 252



老人
与
海

在墨西哥湾^①上的一条小船里，一位老人独自垂钓。在度过的整整八十四天当中，他没有钓到一条鱼。而就在开始的前四十天，他的身边还有一个男孩相伴。但就是因为这四十天里他没能捕到一条鱼，孩子的父母对便老人说，他现在就是一个十足的“倒霉蛋”，也就是说他倒霉到了极点。于是，男孩听从了父母的安排，选择了另一条船。幸运的是，头一个星期男孩就捕到了三条好鱼。每天回来时，孩子看着老人空空的船，都十分难受。他总会走到岸边，帮老人拿钓索，或者是鱼钩和鱼叉，以及绕在桅杆上的帆。帆上有许多用面粉袋打的补丁，收拢后看上去就像是一面象征永远失败的旗。

老人身体消瘦而且十分憔悴，脖颈上有几道深深的皱纹。由于热带地区海面上反射的强烈的太阳光，使老人腮帮上出现良性皮肤癌变，产生了许多褐斑，褐斑从脸的两侧一直蔓延下去。老人的双手因为拉钓索而刻下了很深的伤疤。但这些伤疤都是旧伤。它们古老得如同

① 此处指的是墨西哥湾暖流。向东流经美国佛罗里达州南端与古巴之间的佛罗里达海峡，沿着北美东海岸向东北流动。墨西哥湾暖流的海水温度要比两旁的海水高许多，最宽处达 50 英里，呈深蓝色，非常壮观，为鱼类群集的地方。本书主人公为古巴首都哈瓦那附近小海港的渔夫，经常驶进湾流捕鱼。

老人与海

无鱼可捕被侵蚀了的沙漠一般。老人通身带着一股古老的气息，但他那双眼睛却像海水一样蔚蓝，眼神中流露出一种愉快且不肯认输的人生态度。

“圣地亚哥，”当他们从小船停泊的地方爬上岸时，男孩对老人说，“我又可以陪你出海了，家里挣了一些钱。”

老人将捕鱼的技巧传授给了男孩，男孩十分爱他。

“不。”老人说，“你遇到了一条好运气的船，还是跟他们待下去吧。”

“但是你应该记得，有一回你八十七天没有钓到一条鱼，可接下来的三个星期，我们每天都能捕到大鱼。”

“我当然记得。”老人说，“我知道你并不是因为没信心、没把握才离开我的。”

“是我爸爸让叫我走的。我只是个小孩，不能不听从他的安排。”

“我明白。”老人说，“理该如此。”

“其实是他没有信心。”

“是呀。”老人说，“我们当然有信心，不是吗？”

“对。”男孩说，“我们到露台饭店喝杯啤酒吧，我请你，然后我们一起把捕鱼的家什带回去，好吗？”

“好啊！”老人说，“咱都是打鱼的人嘛。”

老人和男孩同坐在饭店的露台上，身边几个渔夫拿老人开玩笑，老人却一点都不生气。另外几个上了年纪的渔夫默默地望着他，心底里产生一些难受的感觉。可他们没有丝毫表露出来，只是假装斯文地谈论着海流，说他们能把钓索送到海下多少米，以及他们的见闻。

天气依旧很好，满载而归的渔夫们都已经回来了。他们将大马林鱼剖开，整片儿地排在两块木板上，每两个人抬一块木板，摇摇晃晃地将鱼肉送到收鱼站，好让那里的冷藏车将它们运到哈瓦那的市场。而

逮到鲨鱼的渔夫会把鲨鱼送到海湾另一边的鲨鱼加工厂去,先把鲨鱼吊在复合滑车上,去掉肝脏,割下鱼鳍,剥去外皮,然后把鱼肉切成一条一条的,以备腌制。

每当刮东风的时候,隔着偌大的海湾都能闻到从鲨鱼加工厂那边飘来的一股气味;但今天的气味很淡,或许是因为风向转到了北方,后来又逐渐平息了。

露台上阳光明媚,可人心意。

“圣地亚哥。”孩子说。

“哦。”老人平静地说。手里握着酒杯,思量着许多年前的那些事儿。

“要我去弄一些沙丁鱼来,给你明天用吗?”

“不用了。你还是去打棒球吧。我划得动船,罗赫略会帮我撒网。”

“可是,我很想去。哪怕不能陪你钓鱼,我也想多为你做一些事。”

“你已经请我喝啤酒啦。”老人说,“你是个大人了。”

“你第一次带我上船时,我有多大啊?”

“五岁。那天我将一条活蹦乱跳的鱼拖上船,它差一点就把我的船给撞碎了,你也差一点送了命。你还记得吗?”

“我记得那条鱼的尾巴砰砰地拍打着船板,都快把船上的座板给打断了,还有用棍子打鱼的声音。我记得当时你把我朝船头猛推,那里搁着湿漉漉的钓索卷儿,我感到整条船都在颤抖。你用棍子啪啪地打鱼的声音,就像砍树一样。我还记得当时我全身都是一股甜丝丝的血腥味儿。”

“你是真记得那回事儿,还是我在不久前刚和你说过?”

“自从我们第一次出海时起,每一件事儿我都记得清清楚楚。”

老人那双长期因日晒而目光坚定的眼睛中,流露出一种爱怜。他

老人与海

望着男孩。

“如果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一定会带你出去闯闯。”他说，“可惜，你是你爸爸妈妈的儿子，又搭上了一条交好运的船。”

“我去弄些沙丁鱼来吧，我还知道能从哪儿弄到四条鱼饵来呢。”

“今天，我特意留下了几条，把它们放在匣子里腌了。”

“允许我给你弄四条新鲜的鱼吧。”

“一条。”老人说。他从未放弃自己的希望和信心。然而此刻，它们像微风初起时那么清新。

“两条！”男孩说。

“好吧，那就两条。”老人同意了，“你该不会去偷吧？”

“我愿意去偷。”孩子玩笑着说，“但这些是买来的。”

“谢谢你了。”老人知足地说。他心地善良单纯，不去琢磨自己从什么时候起竟这般谦卑。可他知道此刻已达到了这种程度。但他知道这不是啥丢脸的事，所以也就无损于真正的自尊心。

“看这海流的情况，明天一定会是个好日子。”老人说。

“你打算去哪儿？”男孩问。

“把船驶到远方，等风向转了再回来。我计划天亮前就出发。”

“我要想办法让我那位船主人也驶到远方。”男孩说，“这样一来，如果你确实钓到了大鱼，我们也可以赶过去帮你。”

“他才不愿意驶到很远的地方呢。”

“是啊。”男孩说，“但是我能看到一些他看不到的东西，例如空中盘旋着一只鸟，我就会让他赶快去追鲱鳅。”

“他眼睛这么不好使吗？”

“可以说就是个瞎子。”

“这就奇怪了。”老人说，“他也没捕过海龟，这东西才会伤眼睛呢。”

“但是，你在莫斯基托海岸^①外捕了那么多年海龟，你的眼力不是还很挺好嘛。”

“我是个与众不同老头儿。”

“那么你现在还有力气对付一条真正的大鱼吗？”

“我认为自己还有，再说还有很多窍门可以用呢。”

“我们把这些家什拿回家吧。”男孩说，“这样我可以拿鱼网逮些沙丁鱼。”

他们从船里拿出打鱼的家什。老人把桅杆扛在肩上，男孩拿着装有编得十分紧密的褐色钓索卷儿的木箱、鱼钩和带杆子的鱼叉。将盛鱼饵的匣子藏在小船船艏的下面，周围还有那根把大鱼拖到船边时用来收服它们的棍子。虽然没有人会偷老人的东西，但还是把桅杆和那些粗钓索带回家里比较好，因为露水会对它们不利，另外，尽管老人深信这里的人不会偷他的东西，但他觉得将一把鱼钩和一支鱼叉都留在船上实在是一种引诱，没有必要。

老人和男孩顺着大路一直走到老人的窝棚，从一扇敞开的门走进去。老人把绕着帆的桅杆靠在墙上，男孩把木箱和其他东西搁在桅杆旁边，桅杆几乎和这个单间窝棚一样长。窝棚是用大椰子树上的被叫做“海鸟粪”的一种坚韧苞壳做成的，窝棚里摆着一张床、一张桌子、一把椅子，泥地上的一角是用木炭烧饭的地方。

“海鸟粪”的纤维十分结实，将其展平可以叠盖成墙。在这片褐色的“海鸟粪”墙壁上，挂着一幅彩色的《耶稣圣心图》和一幅《科布莱圣母图》。这是他妻子的遗物。墙上曾经长时间挂着一幅他妻子的着色照，

① 此地位于中美洲尼加拉瓜东部，处于墨西哥湾低洼的海岸地带。这里长满了灌木林。因为印第安人中的莫斯基托族居住于这个地方，所以得名。

老人与海

但老人将它取了下来,因为看着它更加感到自己孤单,如今这张着色照被他放在屋角搁板上,他的一件干净的衬衫下面。

“有什么吃的东西吗?”

“有一锅鱼煮黄米饭,吃一点吗?”

“不。我还是回家吃吧,需要我帮你生火吗?”

“不必。一会儿我自己生火,或者直接吃冷饭算了。”

“我能把渔网拿回去吗?”

“当然。”

事实上并没有什么渔网,男孩还记得他们将渔网卖掉的时间。然而他们每天都要说一次这种谎话。而且也不存在什么鱼煮黄米饭,对于这一点男孩也很清楚。

“八十五是个吉利的数字。”老人说,“你想不想看到我逮住一条去掉尾巴有一千多磅重的鱼?”

“我拿渔网捞沙丁鱼去了,你要不要在门口晒晒太阳?”

“好啊。还有一张昨天的报纸,让我来看看棒球消息。”男孩不知道老人说的那张昨天的报纸是不是也是子虚乌有,但是老人真从床下取出一张来。

“这还是佩里科在杂货铺里给我的。”老人解释道。

“弄到了沙丁鱼我就回来。我要把你弄到的鱼跟我的一齐用冰镇着,明天早上可以分着用。等我回来,你可要告诉我棒球的消息。”

“扬基队^①不会输的。”

“但,我担心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会赢。”

① 这是纽约市的一支棒球队,此队是美国当时职业棒球界的强队。

“相信扬基队吧，我的好孩子。不要忘了那位了不起的迪马吉奥。”^①

“我为底特律老虎队担心，也为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担心。”

“当心啊，要不然你可要连辛辛那提红队和芝加哥白短袜队都一起担心啦。”

“好吧，那你好好儿看报，等我回来后给我讲讲。”

“你认为我们该去买张尾数是八五的彩票吗？明天就是第八十五天了。”

“行啊！”孩子说，“不过上次你创下的纪录可是八十七天，这又怎么解释呢？”

“我相信这种事儿不会再发生了。你看能不能弄到一张尾数是八五的彩票？”

“我可以去试试订一张。”

“订一张，需要两块半。我们能向谁借这笔钱呢？”

“这个还不容易，我总能借到两块半的。”

“说不准我也能够借到钱。但我不想借钱。第一步是借钱，下一步就要讨饭啰。”

“多穿点，老大爷。”男孩说，“别忘了，我们这里现在是九月。”

“也是大鱼最爱露面的月份。”老人说，“五月，人人都能当个好渔夫。”

“我现在去捞沙丁鱼。”男孩说。

太阳下山了，待男孩捞完沙丁鱼回来时，老人已经坐在椅子上睡熟了。他从床上拿起一条旧军毯，铺在椅背上，盖住老人的双肩。老人的

① 乔·迪马吉奥，扬基队队员，以擅长击球得分著称。1951年棒球季后退出球坛。

老人与海

肩膀有些奇怪,虽然他年纪大了,但肩膀依然十分强健,脖子也非常结实,而且老人睡着时,脑袋向前耷拉着,脖子上的皱纹也不太明显了。他的衬衫就像那张帆一样,上面不知打了多少个补丁,而这些补丁在强烈的暴晒下已经褪去了最初深浅不同的颜色。老人的脸庞非常苍老,当他闭上眼睛时,脸上没有一丝生气。昨天的报纸摊在他的膝盖上,晚风吹过,因为他的一条胳膊压着它才没有被吹走。老人光着脚。

男孩走出窝棚离开了老人,等他再次回来时,老人还熟睡着。

“醒一醒,老大爷。”男孩一手搭在老人的膝盖上,说。老人缓缓张开双眼,他的神志一时间似乎正从很远的地方回来。随后他看着男孩微笑了。

“你拿来了什么?”他问。

“晚饭。”男孩说,“我们一起吃吧。”

“我肚子不大饿啊。”

“好了,吃饭吧。你也不能只打鱼不吃饭呀。”

“我还真这样干过。”老人说着站起身,将报纸拿起折好。然后动手折叠毯子。

“还是把毯子披在身上吧。”男孩说,“只要我活着,你坚决不能不吃飯就去打鱼。”

“这么说来得祝你长寿啊,多保重自己吧。”老人笑着说,“我们吃什么?”

“黑豆饭、油炸香蕉,外加一些炖菜。”^①

其实这些放在双层饭匣里的饭菜,是男孩从露台饭店拿来的。他

^① 这些是生活在加勒比海地区的老百姓的主食。



口袋里还有两副刀叉和汤匙，每一副都用餐巾纸包着。

“这些是谁给你的？”

“马丁，那个老板。”

“那我可得去好好谢谢他。”

“我已经谢过啦。”男孩说，“你就不用再去谢他了。”

“我要给他留一块大鱼肚子上的肉。”老人感激地说，“他不止一次这样帮助我们了！”

“我想是这样的。”

“这样的话，我想除了鱼肚子部分的肉以外，还得再送他点别的东西。他是真的关心我们。”

“他还送给我们两瓶啤酒。”

“我最喜欢罐装啤酒。”

“这个我当然知道。不过他送的是瓶装的，阿图埃牌啤酒，喝完我还得把瓶子送回去呢。”

“你想得真周到。”老人说，“我们可以吃了吗？”

“我刚才就问过你的。”孩子温和地对他说，“你没准备好，我不愿打开饭匣子。”

“我准备好啦！”老人说，“我只要洗洗手和脸就可以了。”你要去哪儿洗呢？男孩心想。村里的水龙头远在大路的第二条横路的转角上。我应该取些水来给他用，另外还得带块肥皂和干净的毛巾。我怎么会这么粗心呢？我真应该再弄件衬衫和一件夹克衫来给他穿上，好让他过冬，对了，还要一双什么鞋子，并且再带一条毯子来。

“这炖菜真美味啊。”老人激动地说。

“给我讲一讲棒球赛的情况吧。”男孩请求似的说。

“美国联赛^①，就是扬基队的天下，我已经和你说过啦。”老人兴高采烈地说。

“但是他们这场比赛输了啊！”男孩告诉他。

“这不算什么，那个了不起的迪马吉奥会恢复他的本色的。”

“难道他们队里还有其他好手？”

“这还用说嘛。不过有他就不同了。在另一场联赛比赛^②中，就说布鲁克林队和费拉德尔菲亚队吧，我相信布鲁克林队会赢。可话又说回来，我还清楚地记得迪克·西斯勒和他在那个老公园^③里打出的那几个好球。”

“没有谁能打出那些好球。我见过的所有击球的队员中，数他打得最远。”

“还记得他曾经来露台饭店吗？当时我很想陪他出海钓鱼，可就是不敢开口。于是我要你去说，谁知道你也不敢。”

“我当然记得。那时我们真是大大地失算了，他一定愿意和我们一起出海。这样一来，我们能一辈子回味这件事了。”

“我也非常想陪那位了不起的迪马吉奥去钓鱼。”老人说，“听说他的父亲也是个打鱼的。或许他当初同我们一样穷，能够感受到我们的心意。”

① 按联赛水平的高低分类，美国职业棒球界有大联赛和小联赛两个组织，美国联赛是其中之一，扬基队则是佼佼者。

② 这里指的联赛是全国联赛。每年经过各种比赛，从这两大联赛中各选出一组胜利的球队，于十月上旬在各自的场地轮流比赛，一决雌雄，名为“世界大赛”。

③ 此处指的是费拉德尔菲亚的希贝公园，这里是该市棒球队的主要比赛场地。迪克·西斯勒曾在1948-1951年在这里打过球。

“可了不起的西斯勒^①的爸爸没过过苦日子，他爸爸像我这么大时就在联赛里打球了。”

“我像你这样大时，就在一条驶向非洲的方帆船上当水手了，当时我还看见狮子在傍晚十分出现在海滩上。”

“我知道，你曾对我提起过这件事。”

“那我们要谈谈非洲还是谈棒球？”

“我看还是谈棒球吧。”男孩说，“给我讲讲那个了不起的约翰·J·麦格劳^②的情况。”他把这个“J”念成了“何塔”^③。

“在以往的日子里，他有时候也喜欢来露台饭店。可只要他一喝酒，就会变得很粗暴，出口伤人，性情古怪。他的脑袋里总惦记着棒球和赛马，而且口袋里还经常揣着一份赛马名单，并在电话里总提到一些马儿的名字。”

“他真是位伟大的经理。”男孩说，“在我爸爸看来，他是最伟大的人物。”

“这是因为他是来这儿次数最多的一位。”老人说，“如果多罗彻^④坚持每年都到这儿来，那么你爸爸会认为他是最伟大的经理的。”

“说真的，你认为谁才是最伟大的经理，卢克^⑤还是迈克·冈萨雷

① 此处指的是乔治·哈罗德·西斯勒，1915年开始参加大联赛，并在1922年首次荣获该年度“美国联赛最宝贵球员”的称号。

② 此人自1890年起便是职业棒球运动员，曾加入纽约巨人队，担任该队的经理。直到1932年，他使这支球队成为最著名的强队，而此后他就不再上场比赛了。

③ “J”是“约瑟夫”的首字母，在西班牙语中读作“何塔”。

④ 列奥·多罗彻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知名棒球明星，1948年担任纽约巨人队经理。在他的管理下，巨人队一度成为第一流的强队。

⑤ 阿道尔福·卢克，生于哈瓦那，曾先后是波士顿、辛辛那提、布鲁克林及纽约巨人队的球员，后任球队经理。

老人与海

斯？”^①

“我认为他们都差不多，不相上下。”

“但你是最好的渔夫。”

“不。我知道还有许多比我强的。”

“哪里！”男孩说，“好渔夫很多，当然还有些很了不起的，但是唯独你是最棒的。”

“谢谢你。你的话真让我高兴。我希望千万不要遇到一条巨大的鱼，让我无法应付，不然就证明我们讲错啦。”

“这种鱼是不存在的，只要你依然像你说的那样强壮。”

“也许我根本不像我自认为的那样强壮。”老人说，“但我懂得很多窍门，而且有决心。”

“你该去睡觉了，这样明天早上才能精神饱满。我得把这些东西送还给露台饭店。”

“祝你晚安，早上我会去叫醒你的。”

“你是我的闹钟。”男孩笑着说。

“而我的闹钟是年纪。”老人说，“不知道老头儿为啥醒得特别早，难道是想白天过得长些？”

“我也说不上来。”孩子说，“我只知道少年睡得都比较沉，而且起得晚。”

“我会记在心上的。”老人说，“明天一早去叫醒你。”

“我不想让船主人来把我叫醒，好像我比他差劲许多似的。”

“我明白。”

^① 迈克·冈萨雷斯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曾先后两次担任圣路易红色棒球队的经理。

“晚安了，老大爷。”

男孩走出窝棚。刚才吃饭时，桌上没点灯。老人脱掉长裤便摸黑上了床。他将长裤卷起来当做枕头，还把那张昨天的报纸塞在里头。然后用毯子把身子一裹，躺在铺有其他旧报纸的弹簧垫子上睡了。

老人很快进入了梦乡，他梦见小时候看到的非洲，有长长的金色海滩和白色海滩，光线十分耀眼，还有高耸的海峡和褐色的大山。如今，每天夜里，他都会回到海岸边，在梦境中聆听海浪拍打岸上的隆隆声，看见土著人驾驶着小船穿越海浪前行。梦中，他似乎闻到了甲板上柏油和填絮的气味，还感受到了清晨从陆地刮来的风中夹杂着非洲气息。

一般情况下，老人一闻到陆地上刮来的风，就会醒，然后穿上衣裳去叫醒那个男孩。然而今夜从陆地刮过来的风的气息似乎早了许多，在梦中，老人清楚地意识到这个风来得尚早，便继续把梦做下去。他看见海平面升起了白色的顶峰，随后又看到加那利群岛^①的每一个港湾和锚泊地。

老人不再梦见风暴，也梦不到妇女们；他梦不到伟大的事情，也不再梦见大鱼，他不再梦见打架，梦不见角力，更梦不见他的妻子。如今他能梦见的只是一些地方和海滩上的狮子。暮色中，狮子们像小猫一样嬉耍着。他爱它们，就像爱陪伴着他的这个男孩一样。但他一直没梦到过这个孩子。渐渐地，老人醒了，从敞开的门望了望外边的月亮，然后摊开长裤穿上走出窝棚。老人在外面撒了尿，然后顺着大路朝男孩住的地方走去，去叫醒男孩。清晨的寒气不禁让他冷得直哆嗦。但他知道哆嗦一阵子就会感到温暖，而且用不了多长时间他就要去划船了。

^① 此岛是北大西洋东部的一个火山群岛，位于摩洛哥西南部。当时这里还未独立，隶属西班牙。